

齐亚诺日记

1939—1943年

商务印书馆

齐 亚 诺 日 记

1939—1943 年

〔意〕加莱阿佐·齐亚诺著

〔美〕休·吉布森编

武汉大学外文系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 年·北京

THE CIANO DIARIES, 1939-1943

Edited by Hugh Gibson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Reprint Edition 1947

根据美国纽约州加登城出版公司 1947 年版译出

齐 亚 诺 日 记

1939—1943 年

〔意〕加莱阿佐·齐亚诺著

〔美〕休·吉布森编

武汉大学外文系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592

1983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485 千

印数 11,500 册

印张 20 1/4

定价：2.50 元

译者前言

这部长达四十余万字的《日记》，是齐亚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及战争前期的大约五年中记下的。齐亚诺于1903年出生于显贵之家。他的父亲是个伯爵，意大利法西斯的一个重要头目，曾经担任众议院议长。齐亚诺与意大利法西斯首领墨索里尼的女儿结婚，这段姻缘使他在三十几岁时便官运亨通，青云直上，爬上了新闻和宣传部副部长、法西斯大委员会的委员和外交部长等要职。写这些日记时，他正在外交部长任上，是墨索里尼的左右手、心腹人，不仅负责外交工作，也参与党务、内政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德国和意大利在准备和发动战争侵犯东欧、攻打西欧国家、尤其是进攻苏联等一系列重大活动的演变过程，齐亚诺都是知情人、参与者，从日记中所反映的内心活动来看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后来他参与密谋，推翻了墨索里尼，但自己落入德国人的虎口，最后遭到枪决。齐亚诺的日记，绝大部分是外交、政治方面的活动，很少涉及个人生活；即使在仅有的一点个人生活内容中也往往带有政治色彩。因此日记内容是扎实而又丰富的。齐亚诺写这些日记，本来没有打算原封不动地出版，而是为晚年写自传积累材料。他写日记时对许多事件不加修饰，事后不加修改，因此《日记》的真实性总的说来是可靠的，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日记》至少在以下的几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内部”资料。

战争狂人。1939年，希特勒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是发动的突然袭击。正当希特勒向人们保证“不欲夺捷克一寸土地”（《日记》1939

年3月15日)之时,德寇的铁蹄却已经踏上了波希米亚。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前夕,齐亚诺为了弄清真相,向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问道:“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是波兰走廊还是但泽?”里宾特洛甫冷冷地瞪着齐亚诺说:“再不是那么一点东西啦,我们要战争!”(《日记》1943年12月23日)另一个战争狂人墨索里尼的野心也不亚于希特勒,捷克斯洛伐克被占以后不到一个月,意大利便占领了阿尔巴尼亚。一年以后,又进攻希腊,并企图夺取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声言要建立“罗马人的地中海帝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搬出弱肉强食的理论:“他们惧怕侵略,因此他们理应遭受侵略。”“他(墨索里尼)已决定前进,即使全世界群起而攻之,他也将前进。”(《日记》1939年4月5日)《日记》记下了作者从战争狂人身边听到的咆哮声。

绥靖主义。通过《日记》我们可以看出以当时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代表的绥靖主义。张伯伦的绥靖政策集中表现在慕尼黑会议上。此事在这部分《日记》中虽无直接记载,但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事后以嘲弄的口吻屡屡谈及此事以及英国的软弱表现。1939年1月11日张伯伦访问意大利,以谋求和平。齐亚诺写道:“领袖和我本人都深信此行毫无用处,所以对这次访问实际上都以比较低的调子进行。我们同这些人相距何远,真是天上人间。领袖说:‘这些人创造了大英帝国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等伟大冒险家并不是同样材料塑成的,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些富豪世家的没有出息的玄孙,他们会把他们的帝国败掉的。’”意大利吞并阿尔巴尼亚时,西方反应并不强烈。齐亚诺写道:“我向领袖汇报,他十分满意,尤因国际方面几乎没有反应。珀思勋爵(曾任英国驻意大使)在友好访问时留给我们的那份备忘录,本来是可以使我们的办公室人员镇静自若的。”(《日记》1939年4月7日)

德意倾轧。《日记》记载了相当多的德意勾结狼狈为奸的事

项，但也透露了两个国际强盗因利害冲突而进行的互相倾轧。墨索里尼在与希特勒打交道时往往因为不是希特勒的对手而表面上忍气吞声，但内心实是不甘。慕尼黑会议时期，英法作了无原则的让步，满足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扩张野心。但在德意之间却是充满矛盾的。会后，“墨索里尼非常尴尬。他感到自己当了配角。”（《日记》1940年6月18日和19日）意大利北部的上阿迪杰住了不少德国血统的人，根据协议，德国将撤走这些人，但又百般刁难，闹到墨索里尼扬言“或许会在这个问题上与德国发生冲突”。（《日记》1939年11月21日）当德国人发现意大利唯一的镍矿洛克里斯矿开采时，德国竟开口索取该矿。齐亚诺说“此事却醒人耳目，看清这些先生们的所作所为——犹如恶霸、盗匪一般。对此我们打算忍受多久呢？”（《日记》1939年12月12日）纳粹德国侵犯苏联，齐亚诺去会见冯·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接待异常热情，无比周到，使齐亚诺吃惊不已。齐亚诺领悟到：“当你受到超乎寻常的接待，就是有人正准备骗你，或者你已经受了他们的骗。”（《日记》1941年10月25日）

《日记》也记下了意大利法西斯党羽内部的矛盾，意大利军事、经济方面的虚弱情况，齐亚诺个人的喜怒哀乐、生活片断以及一些传闻轶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齐亚诺对墨索里尼的看法和评价。对于既是领袖又是岳父的墨索里尼，齐亚诺是既尊重又藐视，既感激又畏惧，欲反抗又缺勇气，常唱反调又欲言又止；这确实是一种进退维谷的复杂处境。直到最后，当意大利已山穷水尽，败局已成时，齐亚诺才与墨索里尼决裂。他在狱中的绝笔书里说出了这样的话：这些年来，墨索里尼及其狐群狗党“象瘟疫一样危害意大利的政治生活，并把我国引向深渊的边缘。”齐亚诺个人的悲剧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也是他本人的性格造成的。

我们译的这本日记是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的1947年美国加

登城出版公司的英译本转译的。这部分日记也就是由齐亚诺的妻子爱达藏在裙子里冒险带出意大利的 1939 年—1943 年部分。据了解,现在传世的还有齐亚诺 1937 年 8 月 23 日—1938 年 12 月 31 的日记,那是由一个德国警官保存下来的,不过我们至今未见这一部分日记。我们希望将来出版社能将这一部分日记翻译出版,供研究世界近代史的同志们参考。

参加翻译本书的有张禹九,陈忠权,高兰生,郭著章,漆晶域,陈迅,夏赓芬,李子彬,吴樾,刘应宏,刘世平,韩玮,车英,史宽,刘寒冰,吕凤芳,蔡明汛,以及英语专业七三级部分学员。参加初校的有张禹九,王燊,聂文杞,陈忠权,高兰生,郭著章,刘爱仪,黄喜增,刘荣新等。全书由张禹九总校定稿。

在译校过程中,某些问题得到武汉大学历史系张继平教授的帮助,在此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对历史所知甚少,谬误难免,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张禹九

一九八〇年夏 初稿

一九八二年春 修改

目 录

1. 引言 萨姆纳·韦尔斯执笔	3
2. 英文版编者按 休·吉布森执笔	11
3. 人物一览表	14
4. 大事年表	45
5. 日记本文	49
1939 年	49
1940 年	235
1941 年	377
1942 年	479
1943 年	617



引 言

我第一次会见齐亚诺伯爵是 1940 年 2 月 25 日在罗马；最后一次会见他是在同年 3 月 19 日。在这两次会见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不在意大利首都。单从时间上看，我对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位政治家的了解，应当说都是极其肤浅的。然而，就当时我与他相识的环境和使我们得以相会的讨论所具有的性质而言，我认为多少有些理由来承担任务，为齐亚诺伯爵的日记写这篇引言，并对作者作出评价。

1940 年初冬^①，罗斯福总统派我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去访问同盟国和两大轴心国的首都，以便向他报告欧洲的局势和建立公正与持久和平的可能性。现在众所周知，这种可能性当时并不存在。纳粹政府已经为立即发动全面进攻作了充分准备，德国发起猛攻已不可免，除非英、法政府甘愿接受希特勒统治的欧洲。苏联在一年多以后才遭到进攻，而日本的人侵美国则几乎是两年以后的事。

西方民主国家的前途，虽然还不象几个月之后那么令人绝望，不过看来已非常黯淡。

美国力量单薄，难以阻止突然事件。欧洲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人大都抱孤立主义的情绪；而当德国最后充分动用其战争力量时，这种情绪会妨碍罗斯福总统对英国或法国采取有效的援助措施。轴心国政府确信，即使美国最后能从昏睡中清醒过来，它所进行的军事准备，尽管是用于自卫的准备，也会因延误过久而不具有多少

^① 原文如此。应为 1939 年冬。——中译者

实用价值。当时只有一件事可以阻止德国在西线发动进攻，那就是让纳粹首领人物和德国总参谋部知道：美国是有决心并有足够的军事准备来为防止爆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而在必要时动用武力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希望能做到的事，充其量不过是阻止意大利加入德国一方作战。虽说尽人皆知，意大利的所谓非交战状态正被利用来向德国人提供一切援助，只差参战；而意大利实际宣战则势必意味着对法国和南斯拉夫的更大威胁，对英国经地中海通往苏伊士运河的生命线也将是致命的一击。

除了极少数法西斯首领人物以外，意大利国内有影响的力量和全国人民无不强烈反对宣战。这固然主要是由于对德国及其纳粹政府普遍感到恐惧和仇恨，同时也由于普遍相信，不论与英法的人为磨擦有多大，意大利的前途在西方大国仍然处于前列的世界，比在纳粹主义独自称霸的世界来得安全。最后，意大利很大一部分舆论反对战争，因为认识到这场战争胜负未可逆料，参加这场战争势必铸成致命大错，不论谁胜谁负，意大利人民均将一无所得，却会失尽一切。

齐亚诺伯爵与所有这些集团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轴心国政府拥有极高权力的人物当中，惟有他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地向我表明：他过去反对这场战争，还将继续反对这场战争；他预见到扩大战争只会使整个欧洲彻底毁灭；他个人所能做的只是竭尽全力阻止意大利参与这场冲突。

诚然，正如其他所有意大利人的努力一样，他的努力也是徒劳的。有一个人，而且只此一人，即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作出决定，把意大利投入这场大灾难，造成这场悲剧，使意大利人民蒙受并将继续蒙受多年的惨痛苦难。

意大利已经拜倒在墨索里尼面前，因而使他得以几乎完全控

制意大利生活的一切活动。由于法西斯主义的侵蚀，意大利整个社会体系从上到下均已腐败不堪。到1940年，结构之腐败已使意大利人民失去任何有效手段，足以用他们的意志来同独裁者作出的生死攸关的决定相抗衡。

所谓意大利政府，只是个文雅的称号，其成员无非是墨索里尼的奴才。齐亚诺伯爵本人亦俯首听命于他。齐亚诺伯爵既不缺乏个人威严，又不缺乏胆略。我曾看到有一次他会见墨索里尼。当这位独裁者面呈愠色，他就惶恐不安。领袖的意志就是法律，尽管法西斯首领们知道他是何等刚愎自用，何等愚昧无知，何等盲目误断。在意大利，从国王到部长，从将军到工业巨头，谁也不敢与他作对。

最初我从齐亚诺伯爵本人那里得知有这本日记，就是现在全文发表的这本日记。我同他第一次会谈时，他把日记拿给我看，并选了一些读给我听。其真实性是无庸怀疑的，我也毫无理由认为，在他被墨索里尼一道命令当作“叛徒”处死之前的最后的悲惨日子里，他会有机会或愿望对他原先写的东西作任何修改。他从1939年初开始直到1943年初冬被墨索里尼解除外交部长的职务为止，^①逐日记述，日记保持了原貌。

我认为这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之一。对于有些读过报业辛迪加向报刊供稿的断简残篇的人来说，这本日记不免使他们大失所望，因为其中缺少他们显然希望看到的耸人听闻的内幕材料。但是，全文阅读这本日记的人，则将有机会比较清楚地洞察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存在方式，同时也更加精确地了解，在几乎全世界都在轴心伙伴面前战栗的年代，希特勒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各民族每况愈下的情况。

他们从这本日记中将会发现，在那些决定命运的年代里德国

① 齐亚诺被解除外交部长的职务是在1943年2月。——中译者

玩弄阴谋诡计的、至今尚未透露出来的真实情况。他们或许能更加逼真地看到，希特勒如何屡屡玩弄故技，以庄严誓言掩盖真实意图，蒙骗别国政府，甚至对其盟邦意大利也不例外。

尽管最近日本军阀作出种种保证：说什么偷袭珍珠港是在日本负责军官不知道的情况下，由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干出来的，但日记的读者将会看出，在偷袭珍珠港的前四天，日本政府实际上已向德、意政府怎样打了招呼，说美国将遭到攻击。

读者可以原原本本地看到，法西斯为它背信弃义地侵略阿尔巴尼亚，为它更加奸诈地企图入侵希腊而偷偷摸摸进行准备的情景。

交战双方在东欧和巴尔干各国调兵遣将的枯燥的一览表上的每一事件，几乎无不在日记中得到真实的描写。

最有价值的也许是日记生动描述了法西斯主义全盛时期的意大利。

对墨索里尼进行的半无意识的分析，出自不仅是他的女婿，而且是显然崇拜他，直至死前几个月还一直忠心耿耿为他效劳的人的笔下，这简直是最糟糕不过的事了。

正如齐亚诺伯爵在一篇日记中所说，“行动”，不管是何种行动，就是墨索里尼天性所从的唯一动机。这位独裁者认为德国武力无敌于天下的顽固信念，他的积仇宿怨，他的残酷无情，他对一般世事的愚昧无知，他对人们渴望自由所显示的力量毫无理解，尤其是他对意大利人民本身的全然蔑视，一一展现在这本日记的字里行间，令人难忘。

对于那些真正相信过墨索里尼和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年代真心实意把他当作意大利救世主的意大利人来说，墨索里尼极其秘密地向其女婿所吐露的对其同胞所作的这些评价，定会觉得意想不到。

“意大利民族是一群绵羊。十八年也改不了他们。……我们要叫他们循规蹈矩，从早到晚穿着军装。打他们，打他们，打他们。……要使一个民族伟大，必须把他们送去作战，甚至你非臭骂他们一顿不可。我就是要这样做。”

但是，在这些记载中得到了最鲜明刻划的，自然是日记的作者本人。

柯泰拉佐的伯爵加莱阿佐·齐亚诺于1903年3月18日生于里窝那。他是科斯坦佐·齐亚诺的独生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斯坦佐·齐亚诺在意大利海军中任上校，十分英勇。老齐亚诺是法西斯运动初期最尽职责的人物之一。墨索里尼掌权后，他立即被提升为海军上将，并受封爵位，此后他担任过多年交通部长和所谓法西斯众议院议长。今天，他最为人们记得的是他的巨大财富。这笔财富是他倚仗他在法西斯党内的统治势力而获得机会聚敛起来，特别是在他担任交通部长的年代中聚敛起来的。

加莱阿佐·齐亚诺1925年毕业于罗马大学法律系。他上大学的那几年正值法西斯主义的第一阶段，他当时还担任罗马一家日报的戏剧和美术评论员。说来也怪，他那几年对法西斯党采取了批判态度，而受他尊敬之至的父亲当时已成为该党的一位显要头目了。

他毕业后随即进入意大利外交部门。在他供职的头五年中，他先后被派驻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北京以及梵蒂冈城。正是在这个时期的末尾，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儿爱达结了婚。与此同时，他成了一个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

从那时起，他青云直上。他任驻上海总领事不久，于1932年又被提升为驻中国公使。1933年再度返回意大利，被指派为出席1933年6月伦敦经济会议的意大利代表团团员，随后即担任墨索里尼新闻办公室主任。1935年，他被提拔为新闻和宣传部副部

长。其后不久,被提为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翌年,在他三十三岁时,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齐亚诺伯爵在日记中是与他一生的本来面目完全一致的——他的一生是意大利历史上一段完全颓废时期、因而也是整个欧洲历史上一段完全颓废时期的道德沦亡的产物。在他看来,国际关系中不存在道义。他完全信奉强权即公理的观念。既然牺牲的是意大利人民的生命,既然遭受损失的是意大利人民,那么,在把这个国家投入战争之前,是否应当征求一下意大利人民的意见,对于这个问题,他根本不曾想过。

然而,他同他的岳父、他的政治领袖、最后成了处决他的那个人相比较,他远远超过他的地方,正在于他有能力清楚地看到意大利的真正安全何在。从德国占领奥地利时起,看来他对德国的野心和希特勒权势的扩张对意大利必然带来的危险,已不存任何幻想。他在日记中一再强调,他相信他所得到的报告是准确无误的:纳粹特权人物暗示的最终意图是从意大利人手中夺走的里雅斯特,并占领意大利北部平原。

日记证明,齐亚诺作为一个政治家,对重大问题的看法是准确的。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对意大利将意味着什么,他对此不抱任何幻想。他坚信,只有打败德国才能确立一种世界秩序,使具有主权的意大利得以在此秩序中生存下去。

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要改变已为墨索里尼所遵循的进程,齐亚诺是完全无能为力。他提到,他曾向墨索里尼提出过防备德国的多次告诫,也提到他为使意大利与西方大国改善关系而不时作出过努力。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忠告或是他的努力取得了成效。在他身居要职的早期,他完全处于墨索里尼的权势之下。在他一生的最后两年中,他几度试图在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中争取支持,以便阻止墨索里尼对越来越不可一世的德国主子

日益卑躬屈膝。最后，1943年7月25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的那次决定命运的会议上，他带头发动了反对墨索里尼的政变，这位独裁者终于被推翻。不过当时已经太晚了。停战已经达成，可是意大利人民也已疲惫不堪了。

如果齐亚诺伯爵具有道义上的勇气，也就是他在日记中常常自称具有的那种真正的爱国主义，或者具有复兴运动^①中许多领袖所具有的那种坚韧不拔的毅力的话，当墨索里尼在1939年8月命令他听从德国建立轴心国同盟的要求时，他就会辞去职务，并从意大利外部参加反对骇人听闻的独裁政策的斗争了。

但是，这样一条道路是与齐亚诺伯爵的为人完全背道而驰的。家庭的纽带把他束缚住了。法西斯主义对他性格的腐蚀，他生活周围的颓废气氛，统统汇合在一起，使他不可能作出这种冒险业绩。无论他如何强烈地反对墨索里尼不断走向灾难的步伐，无论他如何清楚地预知不可避免的后果，他仍然一味默从，直到最后悲剧已经临近的时刻。

作为一个人，齐亚诺伯爵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他真诚地热爱双亲，热爱年轻时亲近过他的人。他是三个孩子的慈父。

他中等身材，体格结实，鹰似的容貌，威严而有魅力。同他私下交谈或非正式会晤时，他丝毫没有法西斯显贵会见公众时的自大而忸怩的姿态，他丝毫没有亦步亦趋仿效领袖本人那种可笑的矫揉做作的样子。和他相处，他是坦率的，常常直言不讳，令人吃惊，并且机敏而有辛辣的幽默感。他能言善辩，谈吐自如，对现代历史有不少了解。他能深入体察人物以及事件的相应重要意义。

从钱财方面看，他无疑是品质败坏的。在他任职外交部的初

^① 意大利文：Risorgimento，指19世纪意大利资产阶级领导的复兴运动。——中译者

期有几个政敌被刺，他个人是否象最近常有人断言的那样负有责任，我无确证。但是，我倒认为齐亚诺伯爵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许多品质，对这一类罪行他是绝对不会容忍的。

最后一篇日记是齐亚诺伯爵在他被处死的大约两周前在维罗纳牢房中写下的，这是能为他写下的最有启示性的墓志铭。

加莱阿佐·齐亚诺是他那个时代的人，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则是人类有所了解的许多世纪以来最不受人赞美的时代。

萨姆纳·韦尔斯